



吟龙水



44.568
SLY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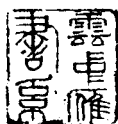
龍吟集

水龙吟

①下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云中雁

侠坛“阿波罗”(太阳神)。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鲜血遍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形成独特的读者群。惜乎下笔惜墨如金，作品传世不多。

云中雁书系

琼楼十二曲

烈火修罗

解语剑

孤剑红颜

圣剑双姝

龙笛玉符

铃马雄风

吹箫引凤

神剑灵童

水龙吟

双凤驭龙

骏马雕鞍

红楼玉钗

红豆闹江湖

目 录

第一章	金童般的少侠	(1)
第二章	天魁七星步	(2 4)
第三章	古林泉啼	(4 8)
第四章	花影婆娑	(7 1)
第五章	暗 器	(9 5)
第六章	古画美人	(118)
第七章	断臂的巴虎	(142)
第八章	美眸中的柔情	(165)
第九章	飘然出尘的花想容	(189)
第十章	新雪·新血	(214)

第十一章	湖月酒楼	(237)
第十二章	美人与深渊	(261)
第十三章	盲 龙	(285)
第十四章	星河惨淡月无光	(307)
第十五章	惊天一指魂魄飞	(329)
第十六章	金蝉脱壳之计	(345)
第十七章	青莲·白藕	(376)
第十八章	地绝叶蓬霜	(400)
第十九章	雪地里的忏悔	(423)
第二十章	五两纹银买棺材	(448)
第二一章	外乡人	(472)
第二二章	终南霍家	(495)
第二三章	峡谷石梁大斗法	(518)

第二四章	血 箋	(542)
第二五章	魔心姥姥的目光	(565)
第二六章	云飘飘	(589)
第二七章	索据失据	(612)
第二八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636)
第二九章	巫山云雨情	(659)

第十六章 金蝉脱壳之计

韩星晖从钟鼎手中接过两颗白色豆粒大小的丸药服了下去之后，道：“只可惜我挡在你走向江湖第一地道路上，是吗？”

唐春霖肃穆地道：“老夫闯荡江湖大半辈子，什么都见过，也什么都看穿了，唯独这条路，老夫不能不走。”

韩星晖回答得很淡漠，也很平和：“人各有志，对你的志向，韩某无权置评，也不想置评。”

唐春霖又看了韩星晖一眼，慢慢地把身子转向身后相距五尺左右处那堆熊熊燃烧着的烈火。

钟鼎很快地替韩星晖把身上的创口用新泡的药水擦拭了一遍，然后替他把衣服扣好、石室内一直很静，足足沉寂了一柱香的时间，唐春霖才转过身来，道：“你觉得怎么样？”

韩星晖的脸色仍然很苍白，那双星目中却显得神采奕奕，与方才大不相同。

“你的药的确很灵，地点你选定在哪里？”

唐春霖那双精目中突然煞气一闪，全身上下像是突然间布满了劲力，一字一顿地沉声道：“就在此地。”

韩星晖脸色依然苍白如纸，但双目中却又神光闪闪，形同康复一般。他缓慢地从石床边站起来，内腑的创伤虽已不再有痛澈心肺的牵制，但却有些麻木木木的不易控制，他没有说什么，缓慢地走向石室中央。

唐春霖向后退了三尺，目注停步在五尺左右处的韩星晖道：“韩

当家的，你此刻有什么感觉呢？”

韩星晖木无表情地道：“药是你制的，韩某会有什么感觉，你应该与我同样地清楚才对。”

双目逼盯在韩星晖脸上，唐春霖道：“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韩星晖毫不考虑地道：“很公平。”

唐春霖凝重地道：“这是生死之搏。”

韩星晖淡淡地道：“韩某有求于人，自然得付出相当的代价。”

唐春霖老脸上的神色一缓，道：“如果你肯说那个求字……”

冷漠地笑笑，韩星晖道：“我不会说那个字，你也不会说那个字。”

唐春霖点点头道：“对，如果今天你说了这个字，往后你就得时时准备着听我说出同样地字来。”

话落深深地吸了口气，道：“咱们谁先开始？”

韩星晖道：“同一桩事，最好不要用两种解决方法。”

唐春霖沉声道：“你今天的情况与以前不同。”

韩星晖冷漠地道：“你我心中此刻的想法却与第一次相同。”

老脸上突然浮上了怒潮，唐春霖怒声道：“韩星晖，你……”

韩星晖深沉冷漠地抢口截住唐春霖未完的话题：“唐春霖，你我之间既然已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该再在唇舌上争执。”

唐春霖闻言心中怒火更盛，焦躁地道：“好，咱们这就解决。”

神泉钟鼎一直没有开口，闻言缓步退向一边，堵住石室的出口。

唐春霖江湖经验极丰，他明白自己此刻心烦气躁，出手将对自己不利，因此把目标转到钟鼎身上，借以平复自己的情绪：“钟鼎，你站的位置恰好在石室出口的通道上。”

神泉钟鼎也不是初出道的雏儿，简洁而平和地道：“这是告诉你，如果你胜了，你得多杀一个。”

唐春霖冷笑道：“你这话威胁的气息不够。”

钟鼎冷冷地道：“在下一向不说言过其实的大话，唐春霖，咱们当家的在等着你发招呢。”

唐春霖道：“你最好能劝劝你那当家的，由他先发招。”

钟鼎冷笑道：“唐春霖，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你最好向我们当家的直接提出要求来，这般的东拉西扯地拖延时间，实在有欠光明。”

原想借机平静自己，却反倒惹了一肚子气，唐春霖突然转向韩星晖火爆地道：“韩星晖，你可准备妥当了？”

冷淡地，韩星晖道：“尊驾说过这是韩某的生死之搏，你问得不嫌矫揉造作吗？”

羞与怒，涨得唐春霖那张老脸红如烈火，全身肌肉一紧，右脚突然浮动了一下，但是，当他看到韩星晖那双眸子的时候，他强自控制住了自己。

因为，那双眸子平和，冷静，没有一丝火气。

韩星晖的神情很悠闲，悠然自得的神态像一座矗然而立的大山。山，从来不向攻击它的人下手，但是，再有勇气，再有恒心的人，也不敢妄想要把一座山放倒。

唐春霖满腔的怒火在一刹那间消失无踪，集中全副精神，在韩星晖那双清澈而却似深远无底的眸子中找寻可乘之机，越找他越觉得恐慌。

一遍又一遍地，唐春霖提醒自己韩星晖比以前更强，自己比以前更弱，但是，他终究还是下不了手。

冷冷地，钟鼎道：“唐春霖，你要等到药力失效才下手吗？”

钟鼎的声音相当大，唐春霖却完全没有听到，他仍在聚精会神地找寻着。

石室内除了燃烧松枝发出的轻微毕剥声外，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时间，对唐春霖而言，过得很快，对钟鼎而言，则又过得太慢，因为，时间拖长了对韩星晖很不利。

唐春霖终于抓住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时机的时机，那是韩星晖眨动眼皮的时候。

凝聚积压的劲道如同拉得不能再拉的弓弦上的利箭，在韩星晖眨眼的一瞬间完全倾泻而出。

唐春霖伸出的只有一个食指，他一生也只练了这一指，但他这一指，断送的生命却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论力道、论速度，钟鼎都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承认自他出道至今所仅见的一次骇人听闻的绝学了，他也不得不相信唐春霖确实应该有称雄武林的野心。

钟鼎一直惦记着韩星晖的安危，然而，当他真正想到替韩星晖担心的时候，一切却已成了过去了。

唐春霖急射出来的身体因一击落空而急转回去，但却只转了一半便停住了，因为，韩星晖没有出鞘的翠剑剑鞘正抵在他背脊下方。

唐春霖脸色煞白如纸，呆立了许久，才躁声道：“韩星晖，你的剑没有出鞘。”

韩星晖平和地道：“是没有出鞘。”

唐春霖冷声道：“那是因为你把全身力量集中在腿上来施展大挪移，你没有余力拔剑。”

韩星晖道：“是的。”

唐春霖道：“这是生死之斗，你当然知道，你如果杀不了我，我仍然会杀了你。”

韩星晖的语调平静得出奇，淡淡地道：“你说得很对。”

话完把翠剑收了起来。

突然转向韩星晖，唐春霖脸色白得发青，怒声大吼道：“韩星晖，你为什么不争辩？”

韩星晖淡淡地道：“因为你说的全是事实。”

唐春霖血丝密布的眸子中泛着水光，嘶声道：“但你比我快也是事实，我如果杀了你，真正杀你的是你的伤，不是我。”

韩星晖没有开口。

老泪终于从眼眶中滚了下来，唐春霖感伤地道：“老夫为了你练了六年，但你却练成了大挪移身法，老夫已是日薄西天的人了，却仍然过不了你这一关。”

平和地，韩星晖道：“唐春霖，你要的是我这条命，我付不起这个

代价,但是,你仍可以练到叫我不得不付这个代价的程度。”

唐春霖颓丧地摇头道:“韩星晖,你是在安慰老夫?”

韩星晖摇头道:“你会安慰鼓励一个要取你生命的人吗?在下说的是事实,因为,你有时间练,韩某没有。”

唐春霖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凝重地道:“等有一天老夫想通了你在我眼中为什么像一座山的时候,我会再来找你。”

话落岔开话题,道:“我身上有最珍贵的药,韩星晖,七天之内,老夫让你也完全复元,只是……”

韩星晖道:“你欠了海崇岳一笔债?”

唐春霖道:“这是他之所以能活到你来找他的原因。”

韩星晖道:“你还想说什么?”

摇摇头,唐春霖道:“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我什么也不想说。”

唐春霖用的确实是他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药,仅只一天一夜的时间,韩星晖内外的伤势已然大见好转。这一天一夜的时间,钟鼎一直守在韩星晖身边,花想容虽然曾经来过几次,但却是来去匆匆,好像有什么事情缠住了她,使她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来,燕飞与凌云霄则一次都没来过。

第三天黄昏的时候,唐春霖留下了药物,提出要离开的意向。

钟鼎随口问道:“尊驾意欲何往?”

唐春霖没有理会钟鼎的问话,对着韩星晖道:“韩当家的,老夫只问你,我可不可以走?”

韩星晖毫不考虑地道:“可以去了。”

唐春霖道:“这么说,你我之间的事算是了了?”

韩星晖道:“是的。”

唐春霖站起身来,道:“你可知道老夫意欲何往?”

韩星晖淡然一笑道:“这个问题韩某不想回答,因为你不会告诉我你要去的地方,不过,我心中当然会有自己的推测。”

唐春霖佩服地点头道:“难怪奸滑如海崇岳这样的老江湖,对你也会畏之如虎,你的确是个不好对付的人。老夫告辞,后会有期。”

钟鼎想拦阻，被韩星晖摇头阻止了，等唐春霖离开后，钟鼎才开口道：“他一定会先回天王庄去把我们藏身之处告诉海崇岳，因为他欠了海崇岳一笔人情债。”

韩星晖笑笑说：“我知道。”

钟鼎急道：“那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韩星晖摇头道：“我们如果离开这里，唐春霖的那笔人情债就偿不清了。”

钟鼎一怔，道：“当家的，我们并不欠他什么，他替你疗伤，是你拿生命赌来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设想？”

韩星晖长叹一声道：“钟鼎，这就是你不了解他的地方。如果他要是真想替海崇岳效命，他自己大可以不必来会我，只要把我们藏身之处告诉海崇岳，他既可以除去我这个障碍，也可以报得了海崇岳给他的恩惠，岂不是一举两得？”

钟鼎不同意地道：“那他仍然洗不脱他曾败在你手中的耻辱。”

韩星晖笑道：“他偿过海崇岳的恩惠后，可以找海崇岳一比高下，如果他收拾了海崇岳，就等于是胜了我，如果他收拾不了海崇岳，只胜过我，他仍然无法达成他的愿望。”

钟鼎仍然不解地道：“可是，他毕竟没有胜过你，而海崇岳伤了你，那是因为你身负重伤的缘故。”

笑笑，韩星晖道：“海崇岳会对外说他杀的是受伤在先的韩星晖吗？自古到今，有几个江湖名人的声望是全靠自己双手打出来的呢？”

钟鼎豁然开朗地点头笑道：“当家的，我明白了，照你这么说，唐春霖的这番作为，有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让你自己赌你命运与道行了？”

韩星晖道：“不错，不过，他有一大半是以为自己必胜，另一小半，他也希望我胜，因为，他很不齿海崇岳那种欺世盗名的作风。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多少还是给我们留了一线生机，我们不能完全归诸胜利应得的成果。”

钟鼎完全同意地点头，道：“当家的，您烛事之明，令钟鼎衷心佩服。”

韩星晖笑道：“钟鼎，你不是那种喜欢说这种言辞的人，现在，你虽然归在我七星门中，但是，我并没有把你当属下看待。”

钟鼎肃容道：“当家的，属下并没有变，方才之言，乃是出自肺腑，打从唐春霖现身直到他离去，钟鼎是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一个豪侠君子临事、处事的磊落行径，你在唐春霖眼中是一座山，在属下眼中也同样地是一座山。”

韩星晖笑道：“钟鼎，你越说越……”

钟鼎抢口道：“当家的，恕属下斗胆抢口先说，世间听令于人的虽多，衷心服人者却少。当家的，咱们不谈这些了，咱们计划计划怎么对付海崇岳吧？”

韩星晖脸色一整，道：“我不想让海崇岳知道我身上的伤已快复元，因为，在他的估计中我这身伤，至少在三个月内复元不了。”

钟鼎道：“那由属下来应付他们？”

韩星晖凝重地道：“我们不能硬拼，只能拖延时间，使海崇岳误以为我闻警先逃脱了，这样他失败的责任就不会落到唐春霖身上了。”

钟鼎为难地道：“那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拖延啊，海崇岳必然倾巢而出，我们怎么个挡法呢？”

眉头皱了一下，韩星晖道：“我得再想想看。”

恰在这个时候，花想容走进来，她径自走到韩星晖石床前，低声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钟鼎忙道：“属下有事，先离开一步。”

韩星晖道：“钟鼎，我们三个正好商量一下，都不是外人。”

钟鼎犹疑了一下，笑道：“花姑娘，我可以留下吗？”

花想容粉脸微微一红，道：“你留下我也不怕！你敢造你们当家的谣言？”

钟鼎笑道：“我说什么我们当家的都不会放在心上，我担心的是你这位天仙化人的美姑娘会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们当家的才会放在

心上。”

一张粉脸霎时红如晚霞，花想容嗔道：“阴阳脸，你再不留口德，小心你一辈子……”

对花想容的称呼，钟鼎不但不放在心上，反倒真有一家人的亲切感，他笑着抢口道：“小心这一辈子娶不到媳妇是吗？”

花想容嘟着小嘴，道：“至少我不会帮你的忙。”

钟鼎摆出一脸惶恐之色，急道：“什么事我都可以找当家的商量，唯独这一桩，非你大力相助不可，你不帮忙，那我连这一半阳脸也要变成阴脸，一辈子开朗不起来了。”

花想容忍不住娇笑出声。

神宗钟鼎是武林中少有人见到他笑脸的人，因此，他的笑语使人觉得气氛格外融洽，韩星晖也就一直没有开口，还是钟鼎自己把场面收住的，“小仙女，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花想容一怔道：“你叫谁小仙女？”

钟鼎笑道：“这里可有第二个姑娘？”

花想容道：“贫嘴，要听，你就站近一点。”

钟鼎依言过来，韩星晖也坐了起来，花想容才把脸色一整，肃容道：“燕老夫人为了要燕飞他们断绝后顾之忧，企图了断自己。”

韩星晖一惊，急问道：“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

花想容道：“就在她离开你这里不久的时候。”

韩星晖晃然大悟道：“你那时候匆匆地跟着离开这里，是不是早有什么发现了？”

花想容点头道：“是的。”

韩星晖道：“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花想容摇摇头道：“那个老婆婆很固执，她要你收留她儿子与侄儿，我怎么劝都劝不醒她，为了怕发生意外，所以，我就替你答应了。”

韩星晖一呆，道：“你怎么答应她的？”

花想容道：“我答应她叫她去青峰岭。”

韩星晖不安地皱皱眉头道：“这么说你不是哄她的了？”

花想容道：“这样她还不肯完全相信呢？她坚持要你亲口答应之后才肯相信，因此，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守着她，她儿子侄儿全不敢照面。”

钟鼎突然插口道：“当家的，这样也好，目前我们正需人手，燕飞兄弟也算得上是强人，七星门就收留他们不也很好吗？”

韩星晖迟疑了一阵，道：“可是，至少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收留他们。”

花想容道：“他们入了七星门之后归你调度，你可以安排他们比较安全的工作。”

韩星晖摇头道：“同患难，共生死，假如他们入了七星门，便是七星门的一份子，他们没有理由安享与别人不同的特权。”

钟鼎沉重地道：“目前我们马上就得应付强敌，如果那老婆婆一旦发生意外，燕氏兄弟也势必将坚持守灵而断送在海老儿手中，当家的，这情况将比你答应她更严重万千倍。”

韩星晖沉思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终于点头道：“那就答应她好了。”

钟鼎道：“那我们现在该计划一下怎么来应付海崇岳那帮人了。”

睁大了一双美眸，花想容道：“海崇岳知道了咱们的藏身处了？”

钟鼎点点头，把事情的原委大概地说了一遍。

花想容道：“如果加上燕飞兄弟二人，我们的人手就能调度得开了。钟鼎，你去把他俩连同燕老夫人一起找来吧！”

在海崇岳寿宴时的那间二楼的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唐春霖在二十多个海府的高手环伺下，面对着正堂下那张长案后的海崇岳站着。

海崇岳的脸色很冷，语气却很客气：“唐大侠，两年以来，你替老夫照顾那一片马场而不要分文，老夫欠了你一笔人情。”

唐春霖平静地道：“海庄主冲着我唐某人的面，替我那堂叔追回了一笔失镖，与此相比，就算唐某再干上二十年，也无法偿清。”

海崇岳沉声道：“唐大侠，这话可是你说的。”

唐春霖道：“不错，是我说的。”

海崇岳声音愈变愈冷：“听说这几天你一直不在马场。”

唐春霖道：“不错，因为这几天我一直在韩星晖那里。”

唐春霖此言一出，海崇岳身边的银面天王与花狐全都跃身从坐位上跳了起来，人群中的海天涛则已冲到唐春霖身前，呛然一声，抽剑指向唐春霖咽喉，咬牙切齿地恨声道：“好个吃里扒外的混帐东西，我宰了你。”

脸上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唐春霖道：“五少爷，你是可以宰了我。”

气往上一冲，海天涛的剑突然向前送了出去，剑尖距唐春霖的咽喉只有五寸，唐春霖没有躲开。

飞身弹离坐处，海崇岳一把推开海天涛全力推出的长剑。

海崇岳的速度很快，但海天涛的剑尖仍然把唐春霖的咽喉划破了一层表皮，鲜血泉水般地涌出。

唐春霖脸上仍然木木的没有一点表情。

海崇岳并没有责怪海天涛，只望着唐春霖道：“唐大侠，你要是死在小儿剑下，那你还给老夫的岂不太多了吗？”

唐春霖淡然一笑道：“有些人的债，除非你不欠，欠下了便很难偿得清。”

海崇岳阴沉地道：“打从你拒绝做老夫的上宾而宁愿做马夫那一天起，老夫就知道你不愿被老夫所用，不过，你毕竟还是留下来了。”

唐春霖道：“只要留下来，你就料定了有一天我仍得受你利用。”

海崇岳阴阴地冷笑了一声，算是承认了，然后道：“现在你有个还债的机会。”

唐春霖道：“所以我回来了。”

海崇岳脸上神色一变，脱口道：“你杀了韩星晖了？”

唐春霖道：“没有，但我知道他目前藏在什么地方。”

海崇岳脸色一沉，道：“你去替他疗伤？”

唐春霖毫不考虑地点头，道：“不错。”